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叉燒飯不是人吃的！

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走過來的香港人看見這駭人的標題，肯定會說「折墮」，折福也。戰時以至六七十年代，叉燒飯都是美食，叉燒更是過時過節，或是有客人來訪，普通家庭才捨得花錢「斬料」，去附近燒臘舖買十元八塊叉燒回來奉客的珍饈。

叉燒飯是幾時開始變為「不是人吃的」呢？我是最近在某報一位標榜健康飲食的烹調專家的文章看到的。她說食物的配搭，最好是纖維配澱粉，或者纖維配肉食，最難消化是肉食配澱粉，而且叉燒經高溫燒烤，已不健康，配上精米白飯，更不是人吃的了！

我不知這種說法有否科學根據，畢竟關於飲食的理論總是時時改變，比如牛奶、牛油和五穀，對人是有益，還是有害呢？正反兩派都各有說法，一般人只能靠常識行事，樣樣都吃一點，求個平均萬全。不過，第一次讀到「叉燒飯不是人吃的」這話，不知怎的心中竟有種悲哀，好像一整代香港人出賣了自己，忘了本。

其實那作者沒錯，她只是希望大家吃得健康。但我們對叉燒飯這類港式comfort food，真是有很深的感情。近至周星馳一九九六年電影《食神》裡，加了洋葱和荷包蛋的「黯然銷魂」叉燒飯，遠至五六十年代的粵語長片，比如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這類以白燕、張活游為父母的貧苦家庭，如何掙扎撫育眾多兒女的故事，裡面出現有關叉燒飯的場面，總是非常感人的。周星馳版的，是對愛情的禮讚；白燕、張活游版的，通常是不勝子女的苦苦哀求，才難得上一次館子吃叉燒飯，結帳時還是要問朋友借錢才能埋單那種。更慘的情節，是父母實在負擔不來，要送一個幼小的女兒給人家養，離別前給她吃的最後一餐，往往就是一碗叉燒飯，有時甚至只是一碗白飯加隻熟雞蛋。吃完飯，孩子就在一片大人的哭聲中給人抱走。這些電影場面，是那時真實世界常有的事。

時代富足了，叉燒飯竟變了毒物，我們卻不會忘記叉燒飯代表過的豐足與苦難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歷史悠久八幡宮

遊逛鎌倉，大佛是必遊景點，但古都又豈只得鎌倉大佛一個景點可觀?!無論是半日遊或一日遊；無論是佛教文化或文學藝術，鎌倉都有無數亮點吸引遊人。

說到鎌倉一定會提起「鶴岡八幡宮」。

鶴岡八幡宮位於鎌倉市中心，以朱色本殿和大石台階為特色的一座神社，是武士門第源氏和鎌倉武士的守護神。源賴義平定奧州之後，於一零六三年把京都的岩清水八幡宮勸請到了由比之濱附近，以此為開端。到了一一八零年，進入鎌倉的源賴朝，為了祈禱平家討伐和源氏家族的復興，把大社搬遷到了現在的地方。之後神社毀於火災，但在一一九一年再次重建。神社本殿經修復成現在的上下兩宮的結構，現在的本殿（上宮）與若宮（下宮）都已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遺產。

鶴岡八幡宮境內大致可分為六處神社，分別為：白旗神社、丸山稻荷社、祖靈社、今宮、旗上弁財天社，以及最大的本宮—八幡宮。

院內還留有舞殿，及以春季櫻花和夏季荷花著稱的源平池、樹齡已過千年的大銀杏樹等，這些都使人感到歷史的悠久和深沉。

從位於院內南側三牌坊，延伸向由比之濱，長達大約五百米的段葛參道，是為了祈禱源賴朝之妻北條政子順產而修建的參道，到了春季，這裡變成一道名副其實的櫻花隧道，漫步其中，想必浪漫非常。

據說，每年元旦，眾多遊客為了新年第一次參拜，而專訪此地，熱鬧非凡。可惜到訪鶴岡八幡宮，未得其時，與元旦相距還有一周，無緣參與盛況！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謝無咎的散文

劉以鬯主編的《香港文學作家傳略》「司空明」條中，指司空明年輕時，即投稿《大公報》文藝版，是典型的「文藝青年」，只嘆入了報界後，人工微薄，迫得棄「文藝」轉寫流行小說，幫補家計。

司空明原名周為，入報行後改名周鼎，在《星島日報》由編輯一直做到總編輯；期間即以司空明筆名大寫通俗小說。除司空明外，羅孚告訴我他還有另一筆名謝無咎。謝無咎在戰後的《星島日報》「星辰」版寫了不少短篇小說和散文。羅孚後來還送我一本書，署名謝無咎的《臨風絮語》（文風出版社，缺出版日期），這相信是周鼎唯一的一部散文集；其餘得見的全是司空明的小說。

司空明的小說，雖多為三毫子小說，但不脫《大公報》時期的文藝格局，弄詞遣句雖見西化，但不算嚴重，讀來可喜。「文藝腔」仍散落在《臨風絮語》各篇，且看《寒夜星光》這一段：

「午夜夢迴，山谷裡的那陣犬吠，聽來有點淒厲。爬起身推窗一望，對面的山壁，就比夜色更黑，沒有一點兒動靜。斜坡下的路燈，從樹木的葉簇中間篩出慘澹的光線，相形之下，天空顯得更其黝暗。」

在上世紀五十年代，作家有所謂粵港派和中原派。周鼎是廣東人，但因在中原報紙工作，所寫小說鮮見粵語入文，但在《臨風絮語》裡，卻迭見廣府話，如〈「芭蕉葉最大」〉：

「我想到這故事，純然由於一個茶博士。他工作的那間茶樓，靠近櫃枱的幾張桌子全是常客。十多張熟面孔，大清早碰頭，總跟這茶博士聊聊：『聽到乜嘢新聞呀？』」

雖然對白才用廣府話，但有題目竟也用上了：〈為人有功勞〉。《臨風絮語》的用語，是「隨心所欲」，謝無咎也無所顧忌，也無特別雕琢；他連上海話也寫上了：

「此地格的小菜這幾年交關進步，比之前十年廿年的麥思（東西），勿曉得相差幾化，差勿搭得着從前上海格水準哉，不過，迭浪相有交關材料買勿着，儂要吃地道格家鄉菜……」

《臨風絮語》題材多樣，全是日常生活瑣事。謝無咎寫來，一點也不沉悶，可見他的性情；和我接觸過的周鼎，真的「判若兩人」。

這書雖缺出版日期，但由內文來追查，可知書內各篇，當寫於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。證之〈嘴裡淡出鳥來〉：

「我們最後一次在福來居品茗時是一九四六年。距今已二十一年了。」

「四六」加「二十一」，即一九六七。

又證之〈二十三年前的今日〉：

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了。到今天，屈指算來剛好是二十三周年。」

「四五」加「二十三」，是一九六八。

謝無咎這系列的散文小品，料是從報上的連載輯錄而成。相信他還有不少遺文，還待我們去發掘。畢竟，他的作品，並非全屬為稻粱謀，有不少是「大為可觀的」。

■這書題材多樣，大為可觀。 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張衍榮

從兒媳為家人理髮說起

早餐時，小孫子突然發問：「爺爺，再準備寫甚麼文章？」我不禁一愣，沒想到一個才七歲的小蘿蔔頭，居然暗中悄悄關注起我的寫作來。說心裡話，這叫我無論如何都沒法不感動。望着他剛理過髮的小腦袋，我靈機一動，說準備寫一寫他媽媽給我們理髮的事，小傢伙立馬歡呼起來……

孩子愛媽媽乃是天性，這沒甚麼可說。值得一說的，是現實生活中的年輕媽媽們。

當社會目光聚焦於官場腐敗、貧富懸殊、物價飛漲、誠信垮塌、黃賭毒死灰復燃等種種醜惡現象，紛紛吶喊社會公平正義時，或許根本沒人感興趣一個家庭環境、人生經歷、文化程度、生活習慣、價值取向、審美情趣都可能迥異，又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女子，婚後要融於婆家（官話叫做「同呼吸，共命運」），談何容易！

儘管古往今來的男權社會早已佈下天羅地網，讓很多女子「落網」，使其下意識地具有了融於婆家的「天性」，但無數事實說明，這種「天性」很多時候往往不堪一擊，尤其拜金主義大行其道，傳統美德遭到嚴重破壞的當下更甚，就如同那句老話說的那樣，很多人「組織上入了黨，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，甚至完全沒有入黨」。由此而成的人間悲劇、社會鬧劇、家庭慘劇，幾乎每天每日每時每刻都在上演。

正因為如此，所以那天我去漢口購買電動理髮推子，女老闆聽說兒媳為我們家祖孫三代理髮的事跡後，才驚嘆不已：「啊？媳婦肯幫爹爹剃頭？不錯，不錯！現今再到哪裡去『萌』（意指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尋找）這樣的媳婦喲！」

女老闆的驚歎，說是褒揚就是褒揚，說是抱怨也是抱怨。

誰都清楚，姑娘在娘家，基本就一個角色：父母膝下的女兒。可是，一旦嫁入婆家，一夜之間她那角色就五花八門了：丈夫面前是妻子；公婆面前是兒媳；祖公祖婆面前還是孫媳；哥嫂面前又是弟媳；弟弟妹妹面前是嫂子；她甚至還可能是奶奶、大媽、嬸娘、舅媽、姑媽、姨媽等等。看看，僅僅其中一個角色，就足以令人頭大，更別說把這些角色一一演到位，演得舅舅疼、姥姥愛那樣盡善盡美，方方面面都「讚一個，頂一個」的程度。

因此，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並不亞於一個系統工程，不僅紛繁複雜，而且堪稱艱巨。尤其對當今已習慣嬌生慣養的獨生女來說，不啻一座山！在此等國情之下，人們對勇往直前的，自然要交口稱讚；而對那些望而生畏的、落荒而逃的、格格不入的，則很難不說三道四。褒貶臧否，蓋源於此。

從心理學角度看，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，無疑是一個需要假以時日的過程。不要說婦女告別「堂客」成為職業女性，社會地位不斷提高，經濟上步入獨立，自我意識日趨增強，一切皆已發生翻天覆地巨變的當今，即使在瀰漫着「三從四德」腐臭氣息，牛不喝水強按頭的封建時代也決無例外。「一番風雨路三千……恐哭損殘年，告爹娘，休把兒懸念……從今分兩地，各自保平安。奴去也，莫牽連」，舊時這些令人潸然淚下的詩句，是不是訴盡箇中滋味？再看看身邊，誰都不難發現，有的人甚至終其一生都沒能轉換過來，不見容的詬病也歷來「豐富多彩」，可謂既形象又經典，如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、「同床異夢」、「貌合神離」、「朝秦暮楚」……

由此可見，無論新社會舊社會，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，不僅是其個體人生中不可小覷的私事，甚至還是一個值得「焦點訪談」的社會「公事」。

■媽媽為兒子剪頭髮。 網上圖片

因而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，理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，尤其作為新時代的公婆，更應率先考慮：在這個需要假以時日的心路歷程中，我們該為孩子做些甚麼？是殫精竭慮，與時俱進，敢於擔當，言傳身教，為其一生的幸福主動當個促進派；還是渾渾噩噩，鼠目寸光，聽之任之當個逍遙派，甚至做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「東風惡」（典出陸游《釵頭鳳》）？

無庸贅言，這問題自然也常在老朽心頭縈繞。因而當兒媳（某公司人事主管）自己動手給小孫子剪頭髮時，我驀然意識到，或許此舉意義非同尋常：它不僅是省了（到理髮店排隊等候的）時間，更不在於節約了多少錢（理髮費），而是有着比這些更深層、更重要的意義。很明顯除了「儉以養德」外，它還是一個契機，一個公婆們為之踏破鐵鞋的契機。因此，作為父親，我沒有任何理由不抓住它。於是，我當即要求兒媳，給我們爺兒幾個都理一理吧！並鼓勵孩子，不要怕，只管大膽剪，這次沒理好，下次再來，先拿老爹練手藝……

如今，兒媳的理髮手藝雖不能跟專業師傅比，但已有不小進步。更重要的是，通過給家人理髮，明顯感到孩子不僅有了居家生活的成就感，還增加了相依為命的親情，主人意識、責任意識都進一步增強。

除了要注意抓住這類契機外，愚以為更重要的是，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為孩子們創造條件，主動幫其一把。雖說我們這些蟻族的日常生活盡是些雞毛蒜皮，似乎跟「興邦」無關，但誰又能說閭巷間的雞毛蒜皮累積起來，不能築起民族興盛的巍巍大壩呢？因此，舉凡柴米油鹽、衣食住行、舉手投足、待人接物，皆是可以創造條件的載體。至於具體該如何去創造，相信見仁見智者，而比老夫高明的更是大有人在。

說到這裡，有兩種不可取的傾向值得注意：

一是害怕家庭產生矛盾，公婆自覺自願或忍氣吞聲包攬一切。

二老傾其所有，包吃包住包做家務，把「家」辦成旅館和飯舖，既不讓媳婦履行家庭義務，也不敢大膽要求其樹立責任意識，坊間對此戲稱為「燒火帶引伢，一摸帶十雜」。不難想見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媳婦被高高供起，始終沒有「鐵鍋頂頭」，即使成了母親，也是很難在思想上「長大」的。而這樣的家庭，表面看風平浪靜，似乎很和諧，其實不然，一遇風吹草動，便雞犬不寧。筆者身邊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，限於篇幅，恕不詳述。

二是不教而誅，一味指責。

公婆（尤其是婆婆）眼裡，媳婦如同家賊，時刻都在提防你的一舉一動是不是「思想上沒有完全入黨，甚至完全沒有入黨」？對媳婦的優點視而不見，而缺點和過失則每每記憶猶新。對內，算經濟賬，橫挑鼻子豎挑眼，媳婦無所適從，動輒得咎；對外，算政治賬，「婆婆身後背面鼓，到處說媳婦」。日前本埠甚至有媒體披露，某婆婆因嫌兒媳稍胖，竟強令其做基因檢測！一篇讀罷頭飛雪，如此蠻橫，如此不近人情，你叫孩子如何去跟婆家「同呼吸，共命運」？

女子婚後的角色轉換，古人曾云「多年媳婦熬成婆」，可時代變了，我們還能再讓孩子們去「熬」嗎？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中國「土庫曼人」的前世今生

一九九五年春，我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呆了一周時間，等待尼亞佐夫總統接受採訪。雖然採訪最後落空了，但我卻對這個「沙漠之國」有了感性認識，他們認為「中國有六七萬土庫曼人居住」的說法，更激發了我對中亞史的濃厚興趣。

當時蘇聯解體才幾年，土國已建立外交部，但官員們不大清楚該如何安排外國記者採訪。土國在前蘇聯比較落後，主要生產天然氣，人口僅五百多萬，沙漠佔國土百分之九十二以上。在外交部，對方送我一本俄文小冊子《世界各國的土庫曼人》，其中一章叫「中國的土庫曼人」。好奇地翻開，原來我國的撒拉族人竟被他們視為「中國土庫曼人」了。

小冊子寫道：中國撒拉族人的祖先是土庫曼的撒拉兒部落，西元十四世紀下半葉從撒爾馬罕（絲綢之路古城，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）遷徙到遙遠的中國。撒拉人現已失去土庫曼民族的種族認知，代之以部落認知，長期的與世隔絕更使它的語言和風俗習慣等受到漢語的深刻影響……。小冊子一九九一年出版，僅七十頁，卻像沙漠深處中的一泓清泉，激發我不斷汲取絲綢之路歷史知識的慾望。

回國後，我有幸結識了中央民族大學著名突厥語學者胡振華教授，我的「中亞情結」得以延續。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他曾作為翻譯陪同蘇聯專家在西北做民族識別工作，還當過著名社會學學者費孝通的助手，在新疆從事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語言的田野調查研究。令我感動的是，我現雖遠在香港工作，但胡教授還是不辭辛苦，經常將研究成果用電郵發給我，使我受益匪淺。

胡教授告訴我，撒拉族在元代的漢文獻中被寫作「撒剌兒」或「撒剌」，明清也有寫作「沙剌」、「沙剌簇」和「薩剌」的，這都是撒拉族自稱「撒拉爾」（SALAR）的不同漢字音譯。撒拉族祖先來自土庫曼斯坦一個叫做「撒勒爾」（SALYR）的部落，它早已成為土庫曼民族的一部分了。而幾百年前遷移到中國的一部分撒勒爾部落人又與青海的藏族，甘肅、青海的回族、蒙古族和漢族融合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—撒拉族。

胡教授認為，中國的撒拉族與土庫曼斯坦的土庫曼族歷史上是親戚關係，但由於歷史原因，現已成為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了。他不同意「撒勒爾部落源自撒馬爾罕」的傳統說法，並通過史料和田野調查證明自己的觀點。他回憶說，自己的蘇聯教師突厥語言學家埃·捷尼舍夫就說過：「撒勒爾是土庫曼族的一個部落，分佈在土庫曼斯坦東南部恰爾朱（CHARDZU）及塞拉赫斯（SERAHS）一帶，撒勒爾方言是土庫曼語的一種方言。」他並未說過撒勒爾居住在撒馬爾罕。

一九九二年夏，胡教授曾訪問土庫曼斯坦，實地調查研究發現，歷史上撒勒爾部落就居住在土庫曼斯坦的東南部，在伊朗境內還有一些，但沒在撒馬爾罕居住過。他後來又到過撒馬爾罕訪問，只聽到歷史上這裡居住着許多塔吉克人，而從沒有居住過撒勒爾部落人。

土庫曼斯坦獨立時間不長，國家也小，為證明本民族歷史悠久，文化燦爛，才將撒拉族當成了「中國的土庫曼人」。除中國外，這個昔日的「馬背民族」還散居在前蘇聯中亞各國、俄羅斯、伊朗、阿富汗、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二十多個國家，構成絲綢之路各民族交融的一道獨特風景。

撒拉族與維吾爾、哈薩克、柯爾克孜、烏茲別克和塔吉克等民族一樣，是我國五十六個民族大家庭的一員，都曾是絲路古道上的「馬背勇士」。他們的身世都像沙漠中的綠洲和駝鈴一樣撲朔迷離，值得我們去追尋，去探究！

思旋天地

思旋

不一定幸福的童話結局

最近上臉書、微信群，被歌手周杰倫及昆凌的世紀婚禮照片報道「洗版」。他倆的甜蜜婚紗照，看上去就如公主王子一般，令人羨慕。不管是不是周董的粉絲，都一定被他倆結婚行禮的地方—有三百年歷史、如童話般的古堡所吸引吧。相信打扮得美麗動人，在古堡舉行婚禮是很多女性夢寐以求的童話大結局，然後公主與王子一直過着幸福生活，直到永遠……

但往往發生不一樣的結局，若把鏡頭快轉到十年後，古堡變成三百呎的斗室，當初天真美麗的公主變成中年發福婦人，窈窕身影已不復見，一邊忙着做飯，一邊對孩子咆哮：「趕快做功課！」

而當初英俊不凡的王子，為了置業儲蓄首期，勤勞工作，每天與客戶吃飯喝酒，長期不健康飲食及精神壓力下，導致啤酒肚出現、髮線後退。「有情飲水飽」的情節大概只能在童話故事中找到。生活逼人，大家以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童話故事主角，其實也需要為「公主與王子從此一直過着幸福生活」的咒語折腰。

相信以上是不少香港夫妻的寫照，香港生活指數高，百物騰貴，衣食住行無一例外。特別在住屋方面，早前中文大學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指出，一個家庭，需要不吃不喝十四年，才能買入九龍區一個四百呎的單位。每年施政報告也有措施出台，希望抑止香港樓價繼續瘋狂飆升，可惜事與願違，樓價仍然居高不下。不能「安居」，市民又怎可「樂業」呢？

香港的堅尼系數（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，貧富懸殊指數零點四為警戒線，數字愈小，收入愈平均）由一九八一年零點四五已升到二零一一年的零點五四，明顯的升幅代表香港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，難怪社會不同階層人士也叫苦連天。面對這樣的問題，其實有不少人士提出，首要是減少社會的撕裂，讓政府可以順利施政，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減低香港的貧富懸殊，讓社會資源得以均衡地分配。未來希望更多有能之士參與香港政策發展，讓我們如童話故事般過着幸福生活！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可敬的爸爸校長

每天清早，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惲福龍校長都會站在校門前面向同學說「早晨」。校長家住火炭，每天五時許步行下山乘東涌巴士，輾轉回到校中。起初回應的學生未及兩成，五年下來，早晨聲音已此起彼落。

「我相信習慣成自然，我慣了上下車都向車長司機說早晨謝謝，兒子學習照做。孩子不打招呼，是家長未做好榜樣」。惲校長香港大學畢業後，到城大任教授，子女稍長，為求有更多時間陪伴他們成長，他選擇到中學任校長。這位剃光頭、蓄鬍子的校長形象鮮明——

「初期學生二百八十多人，我決心留鬍子，至收生名額達五百我方剃掉，但，我絕不濫收，一百位約收廿位，要挑選那些抱有上進心的年輕人，當他們知道自己是經過精挑細選的，信心便來了。」「每年我都要求某批同學留班、免卻中六畢業生未及小學程度的情況，可惜，今天有中二留班生，可以到另一學校升讀中四。去年走了卅多人，我不在乎，最重要是學生質素。」惲校長眼中的學生是自己的子女，曾幾何時，他出席重要活動，校方急電告知有同學情緒出現問題，他立即由九龍塘趕返大澳，事情辦妥再返，他解釋說有孩子需要我！多感動，難怪他在校內贏得了爸爸校長的美譽。

馮志成同學小時候失去雙親，無心向學，及至入讀筏可也是抱着不認真的心態，直至那天深夜，見校長還未下班，他想：「校長為我們付出太多了，怎能不好好做人？」蔡祥志曾經是個機癡，打機連父母和學業也不顧。至轉校至筏可入住寶蓮寺宿舍，沒有電腦和上網，加上茹素，生活變得更充實。為了感恩校長無時無刻的關愛，學校兩成同學都自發稱校長為爸爸。

中史周Sir指學習中國歷史猶如男女談戀愛，大家不肯互相認識，硬要向對方說「我愛你」也是說謊，所以要愛國必先了解中國的優良歷史。他讚美校長夠膽識，「那年只有一位學生選讀，他也開班，果然，年輕人對有興趣的課程，學習起來事半功倍。」潘副校長當年一起入職的廿多位同事，只走剩他一人，由未婚至已為人父，他每星期只在周末回家，副校長見學生比見子女多。惲校長又如何？「我每天都回家，這是對太太的承諾，當年她願意讓我放棄大學教職當校長，我要好好擔起丈夫的角色。人的責任，不只在工作，希望各方都兼顧做好。我追求生命留下痕跡。我相信這道痕已深深打在同學的心裡，除了每天的早晨，還有校長常說的金句：「失敗者有一百個理由，成功只有一個，堅定的意志力。」祝校長早日剃鬚成功！